

播小說



● 二月河 原著  
王瑞人 改编

# 雍正皇帝

經濟日報出版社

# 雍正皇帝

中

原著：二月河

改编：王瑞人

經濟日報 出版社

## 四十八回 游旧址睹景生感叹 见故人只为保平安

田文镜一夜未曾合眼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疲惫不堪地回到签押房。刚刚坐下，那位钱粮师爷张云程就过来说：“大人回来得正好。藩司车大人来拜会您，我们回说您不在，他又不肯走，如今正在西花厅里候着呢。”

“他说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没说。”

“请！”

今天的田文镜若与昨日相比，简直是换了一个人。别看他夜里在雍正皇帝面前挨了训，可皇上的话里，不也透出了信任和器重吗？不也说了“朕只要这个绝不宽容”吗？有了皇上这句话，他田文镜谁都不怕，更何况这个他的下属藩台车铭？

他的这个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车铭却无从得知。田文镜刚刚端坐在案头，就听车铭在外边笑着说：“田大人夜来辛苦，到这时才回来吗？哎呀呀，大人如此关心百姓疾苦，栉风沐雨，连夜巡河，真让我辈惭愧呀！”

话到人到，可他走进来一看，哟！风头不对呀。田大人袍服端庄，正襟危坐在堂上，身后四位师爷侍立，两旁衙役站班，因熬夜而显得憔悴的脸上，没有一丝笑容。车铭是个聪明人，马上

“啪”地打下马蹄袖，行了下属参见上司的廷参之礼。心中还有一个劲儿地纳闷：哎，田某人这是和我闹的什么玄虚？

田文镜抬手一让：“车兄请坐！”回头又高喊一声，“上茶！”

车铭不敢大意，接过下边呈上来的茶杯，又乘机向正中踞坐的田大人偷偷地膘了那么一眼。车铭此人，五十多岁，头发都花白了。他从十八岁进士及第至今，已在官场里混了三十多年。从知县一步步地升上来，而且一直是干着肥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这全托了八王爷的福”。但他心里仍是不满，因为藩台和巡抚之间，虽然只有一步之差，却是咫尺天涯。藩台是“方面大员”，而巡抚是“封疆大吏”。可就是这小小的差别，他却得屈居人下，看着人家的脸色办事。为什么自己就升不上去呢？他想来想去，也找不着原因。就说眼前的这位巡抚大人吧，几天前，还因筹款的事儿在自己那里，又是恳求，又是叫苦，谦恭得让人发笑。两日不见，他怎么会这样托大了呢？

他这儿正在琢磨，田文镜在上面打着官腔开口了：“让你老兄在这里枯坐久等了。你要见本抚，为了何事呀？”

车铭不愧是老油子，这场面他见得多了。官场里不就是这样嘛，宦海沉浮，哪有什么定规呀！他轻咳一声，正容说道：“回巡抚大人，河工所需的三十九万两银子，已经如数拨了出去。本省学政照会藩司，说他已接到朝廷谕旨，乡试在即，要各省早做准备。可是，开封的文庙和书院这两处，却因年久失修，昨夜又遭暴雨，已经泡塌了十几间房子，其余的也岌岌可危。万一秋试时坍塌下来，砸坏了几个秀才，那可就是担待不起的责任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修复这两处，大约要五万银子。可我们藩库里的银子，又一两也不敢动。所以卑职才来请见抚台大人，请示这笔银子要怎样出法？”车铭一口气说完，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瞧着田文

镜，带着一副“看你怎么办”的神气。

田文镜心里有底，十分从容地说：“哦，这事你不是已经给本抚来了咨文吗？我早已拜读过了。据我看，山东赈灾和拨款购买漕粮的事并非急务；年大将军所要的军需，原来就是备用的，现在既然打了胜仗，就更可以缓些时日了。文庙和书院的事，不能误了，五万也太少了些，就给他们七万吧。另外，河工上也还缺银子，你再拨出个三四十万，大概也就可以了。”

车铭大吃一惊：“这个嘛……抚台大人，我这里有银子不错，可都是咱们河南不能挪动的，是户部存在这里的呀！您先头已经用了三十多万，还不知上头答应不答应呢，哪还敢再用。年大将军过境时，没有个十几万，恐怕也下不来。这样粗粗地一算，刚刚拉平了的亏空，一下子就少了近百万。朝廷如果怪罪下来，谁能担当得起呀！”说完，他一眼不眨地看着田文镜。

“你放心，这当然不要你来承担责任。我既为本省巡抚，河南的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法司，全都要一体照管。出了事，自然也由我来担待。”说着，回身取出笔墨纸砚来，提笔疾书，写好了一张条子，递给站在身后的张云程：“你拿去用印，回来交给车大人，让他遵照执行也就是了。”他一抬头，看见马家化走了进来，又说，“毕师爷，请你和姚捷先去见见马家化，就说我马上就召见他。”

站在田文镜身后的四位师爷看得眼都直了。他们跟了田大人不久，平日只知道这位大人，办事爽快，不辞劳苦，虽然说脸冷一些，可也并不武断。可他们瞧着大人今天这神气，竟像是有意要开罪车铭，而车铭是手握财权的人啊！得罪了他，不是要撵走财神爷，扳倒摇钱树吗？他们正想来说句转弯子的话，田文镜却对着瞠目结舌的车铭开言了：“至于年大将军过境之需，似乎

更用不了那么多。年大将军是位儒将，他当然懂得什么叫‘秋毫无犯’。他已经有了兵部的正当军需，从河南过一下，无非是宴请他一次罢了，怎么会要那么多的银子？”

车铭可真急了，他也有心想让这个二百五的巡抚栽个大跟斗。他接过张云程递过来的单子，看也不看，就塞在袖筒里说：“职藩谨遵宪命。不过，卑职诚心地奉劝大人一句，河南是个穷地方，银子来得不易呀！为追笔亏空，抄了三十多人的家，逼死了四个县官。年大人当然不会向我们要银子，他带的那三千多人，就是吃最好的酒席，也不过化用两万银子罢了。我一定遵照抚台大人的宪谕去办。”

师爷里的吴凤阁，听出了车铭的话外之音，忍不住插言说：“中丞大人，您刚才说的银子，眼下还用不着。河工上的钱还没用完呢，等用时再提不迟。年大将军过境前，上边甘肃、陕西幕府里咱们都有熟人，知道消息早。他们怎么办，咱们依例照搬也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悄悄地向车铭递过一个眼色，两人眼光一碰，又迅速躲开了。

田文镜似可似不可地说：“好吧。车兄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车铭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其实，下边这事说不说都没什么，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。河道上的汪家奇接到宪谕说，他的差使已经撤了。大人说他擅离职守，其实是个误会。他昨天晚上被我传去商议河防上的事，并没有在家。此人干练老成，又是多年的老河务了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突然换上新人，怕要误事的。至于武明嘛，自然也不能委屈他，铸钱司还少一名司正，也是上上的肥缺。我的意思，就把武明补上去，这样，岂不就两全齐美了吗？”

田文镜沉着脸一直听完，却不置可否地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老兄道乏吧。”说着就端起了茶杯。清代自明珠当宰相以来，官

场里说话，所谓献茶，只是摆样子的。不论是主是客，只要一端茶杯，就表示话已说完，“情尽余茶”了，这就叫“端茶送客”。下边的人都懂这规矩，一见巡抚大人端起了茶杯，不用招呼，就一声高喊：“送客了——”你不走也得走！

眼看着车铭走出花厅，田文镜回头又问：“那个李宏升回来没有？”见没人言声，他又下了严令，“去，传齐全衙所有人丁，立刻行动，把邬先生给我请回来！”

可是，田文镜毕竟是亲口下了逐客令，现在才想起邬先生来，岂不是太晚了一些吗？邬思道是个明白人，他正巴不得被撵走哪！从抚衙回到家里，他连房门都不进，站在院子里就下了令：“管家，你现在就去雇驮轿，今夜我们就动身，先去湖广，再到南京！”

“是！”管家答应一声，又问：“请爷示下，您要带多少家人？行李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？”一边说，他还偷偷地看着邬思道的脸色，琢磨着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邬思道面色平静，似乎并不是在和谁生气。只听他笑笑说：“我这趟出行，大概未必再回来了。家人们去留自便，愿意跟我去的，我欢迎；不愿去的也绝不勉强，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作为谢礼。你不能走，得等我到了南京后再回来。当然我也要另行赏你，行李我要带走，房子里的粗重家具，也全都赏了你。好了，你快去办吧。”

两位夫人兰草儿和金凤姑，正在屋里做针线，听见邬思道说得热闹，连忙迎了出来，把他搀进房里。问他：“爷这是发的那门子疯？怎么说走就要走？”

邬思道在安乐椅上躺好，大声叫着：“拿酒来，今天咱们要好好庆祝一番！告诉你们，田文镜把我开销了，这可真是一大

快事！他这帖膏药糊在身上，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。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请我走人的话，我可得以消闲了。”说着，他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“我早就有心要重返故园，与你们一起，疏食遨游，长伴梅花。这次超脱出来，可以偿还夙愿了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笑声中，杯中的酒又被他喝光了。

凤姑和兰草儿她们俩一听这话，全都愣住了。这两个女人，虽然都是他邬思道的妻子，但金凤姑是邬思道的表姐，而兰草儿却是他的“续姑姑”。说起来好像有些乱伦，可要论起真来，却是一部充满神奇和辛酸的爱情史诗。邬思道年轻的时候，人生得漂亮，学问也好。那年正赶上南闱考试，邬思道辞别无锡老家来到南京，投奔他的姑姑。他的姑夫叫金玉泽，纳捐做官，当着南京虎踞关的千总。邬思道第一次出远门，进了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，看什么都是稀罕的。他走走看看，走走瞧瞧，就来到了城隍庙前。也是正该有事，他只顾了看景，却不防和一个进香归来的年轻姑娘撞了个满怀。那姑娘又羞又急，伸手就打了邬思道一记耳光。邬思道头回来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也只好自认晦气。他多方打听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家，一敲门，哪知出来开门的，正是刚才打他的那位姑娘。后来，和姑姑说话中间，才知道打他的是他的表姐金凤姑。邬思道在姑姑这里住了下来，准备应考。姑姑看上了邬思道的才华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邬思道。两人又成了不打不相识，不打不结亲的一对姐弟姻缘。

世事常常出人预料。邬思道下场后，虽然文章做得花团锦簇，可考官却受收贿赂，该取的全都落榜，不该取的又高中榜首。秀才们不干了，邬思道更是激愤满腔。于是就发生了南京学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、殴打考官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案。康熙皇上震怒了，主考官当然难辞其咎，可带头闹事的邬思道，也被明令



通缉。邬思道只好潜逃在外，到处流浪，又不幸被劫道的土匪打断了双腿。十年之后，太后薨逝，大赦天下，邬思道才架着双拐重回三吴老家。也在这里，他第一次遇上出京办差的四爷胤禛。

胤禛心怀大志，当时正在扬州私访，在路上巧遇邬思道。因邬思道和四爷的家人戴铎有同窗之谊，便被邀上酒楼吃酒，又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同年扬州太守车铭。车铭追随八爷，正是平步青云之时。小人得志，非逼着邬思道作诗不可。邬思道推托不过，便趁着他们闹酒的机会，即席赋诗一首：

苦苦苦苦皇天，  
圣母薨逝未经年。  
江山草木犹带泪，  
扬州太守酒歌酣！

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

他写得酣畅淋漓，堂堂正正，又敲在了点子上。眼下正是太后丧期，他们在酒楼上恣意闹酒，少说也是个大不敬之罪。邬思道诗句一出，吓得车铭魂飞魄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四爷见这个书生如此才华，欣喜若狂，当时就要把他留在身边。可是，邬思道却日夜都在想念着金凤姑，想早点见到她。他不顾四爷的盛情挽留，不辞而别，一个人悄悄地去到南京。可不巧，姑夫金玉泽已经升职进京。他辗转来到北京时，姑姑又已去世，姑夫却把姑姑房中丫鬟兰草儿收做了填房。金玉泽撕毁前约，将凤姑另嫁了八爷的亲信党逢恩。党逢恩是个势利小人，他和岳丈密谋，要以逃犯罪名，将邬思道秘密杀死。生死关头，在南京时就暗中挚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，挺身而出，盗出了后门的钥匙，送走了邬

思道。她一句话都没说，只在分手时扑上前去，在他的脸颊上甜甜地亲了一口，偿还了自己的心愿。

邬思道逃脱灾难后，病倒在一个禅院里，后来被雍王爷收留。从此，他就与这位天之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雍正夺嫡登基，朝中人等都说十三爷立了首功。可他们却不知，真正运筹帷幄、在四爷逐鹿中原时起到决策作用的核心人物，正是那个从来都不曾亮相的邬思道。雍正即位的当天夜里，一队兵丁包围并查抄了金家。金玉泽和党逢恩因密谋作乱，而双双被诛。金凤姑和兰草儿这一对“母女”，在混乱中逃了出来，投奔了邬思道。邬思道不计前嫌，也不管她们俩是什么地位、什么身份、什么称呼、什么名义，全都收留下来。好在一个本来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子，而另一位对自己不但有救命大恩，还曾经表示了对他的爱慕。就这样，他们三人成了患难与共、再也不肯分开的亲人。

他们这家人的遭遇，早就引起田文镜的注意了。可他费尽了心机，也没探听出来个所以然来。现在邬思道终于摆脱了田文镜的纠缠，凤姑和兰草儿都感到莫大的欣慰。兰草儿直言直说：“田文镜算是个什么玩艺？在太原见到他时，我瞧着他那狼狽样就觉得恶心。爷真不该救他，这不是救了一个中山狼吗？”

凤姑却有另一种看法：“要叫我说，这真是件大好事。咱们爷早就腻歪这龌龊的官场了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难道没了田文镜咱们就不吃饭了？”

邬思道喝了两杯酒，兴奋得脸上放出光来。他躺在靠椅上舒服地说：“你们不要恨姓田的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；你们也不要说这话来安慰我，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！这世上的事，不但你们两个不知道，田文镜更不知道。真正知道我的只有三个人：皇上、十三爷和李卫！你们只需明白，我早已是累极了的人，也

根本不想在这名利场中再混下去了。何况这里不只有田文镜，还有一位未曾露面的车铭、车大人哪！好在家里尚有良田三百顷，产业十余万，就此撒手人生，逍遥自在，又何憾之有？田文镜好，他真是个大大的好人。他肯放我走，也算替皇上放了我。我如蒙大赦，又何乐而不为呢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他竟酣然入梦了。

暮色苍茫时，几辆骡车，悄然地走出了城门。这座历经千年的汴梁古城里，曾接纳过无数的文人骚客，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。邬思道也许不是从这里出走的最后一人，他将走向何处？他，还会回来吗……

邬思道一家三口，从离开河南境后，便放慢了脚步，边走边看。在武昌，他们上珞珈山礼佛，在黄鹤楼观景，玩得十分开心。几天后，又买舟东下，来到了南京。在这个留下他们许多回忆的地方，旧地重游，当然有说不尽的感慨，道不完的喜悦和酸辛。虎踞关、石头城、老城隍庙、莫愁湖、桃叶渡全都玩遍了。说起当年凤姑给了邬思道一记耳光的事，夫妻三人捧腹大笑。谈话中又说起了贡院；两个女人吵吵着要去看看，邬思道却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他两眼盯着面前云水浩渺的长江天险，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重。

两位夫人都与他息息相关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也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。凤姑见他沉默不语，便陪着笑脸说：“快，你坐下来歇歇。都怪我们不好，一玩起来，就把你的身子忘记了。好在天长日久的，咱们歇一会儿就回去。明天嘛，是去鸡鸣寺，还是游玄武湖，都由你来定好么？”

兰草儿更绝，她说：“再不，咱去游秦淮河好了。爷放心，不管你找什么美人来陪你，我们也不会翻醋坛子的。”

邬思道怅然若失地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说：“唉，你们哪！我出门就坐轿，又一步不能走，我累的什么呢？”

俩人一听这话，就更是上心了：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
邬思道一指前边：“你们瞧那只大船！”

两人顺着邬思道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，江里泊着的是一艘官舰。舰上蒙着鹅黄色的遮阳篷。甲板上还站着一位老头，正和一大群人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。这里离得太远了，说话声当然是听不见的。可是，官舰上插着一面明黄色大旗上的字，在艳阳丽日下，却能看得清清楚楚：

钦点南闾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

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

邬思道嘴边闪过一丝苦笑：“看见了吗？这是鄂尔泰的座舰，他也到南京了。”

风姑看看丈夫的脸色说：“他来南京关咱们什么事？他来他的，咱们玩咱们的，谁怕谁呀？他敢把你怎么样？你要是不想见他，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？”

邬思道忧郁地一笑：“这个鄂尔泰在皇上面前，宠信不在李卫之下，可是他的歹毒和狠辣却连田文镜都得甘拜下风！皇上即位的那天夜里，他奉旨查抄了十三家财产，金家也是在那天垮了的。”

两个女人像被阴风吹着了一般，激凌凌打了个寒颤，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可怕。那一晚上的事，实在是终生难忘。事先并没有一点动静，善扑营的几百铁骑，就如神兵天降一样冲了进来。他们把金玉泽从热被窝里拖出来，让他穿着单衣，跪在门前的雪

地里。家里所有的男女，也全都集中起来，一律搜身，也一律囚在一间库房里，连件棉衫都不让穿。那一天可真冷啊！金玉泽就是在那天夜里，连冻带吓，僵跪至死的。事情虽已过了两年多，可她们一想到那可怕的时刻，还是吓得浑身战抖，这老头儿的手段也真让人佩服！可细想起来，这事既不能怨恨皇上，又不能怪罪邬思道。不全是金家自己作孽吗？她们又都无话可说了。

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，也知道她们正在想的是什么事。他慢慢地说：“这几天来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事，却就是说不出来。一见鄂尔泰，倒给我提了个醒。明天我就到总督衙门去，我必须马上见到李卫。走，回家！”

高高兴兴地出来；满腹扫兴地归去。回到馆舍，两个女人，服侍邬思道洗了身子，让他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。邬思道睁开眼睛说：“你们现在想的什么，我全都知道。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我如果不爱你们，哪还有今日？金家败亡的时候，十三爷曾叫我不再管你们的事。我没有听他的话，尽管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。我现在的处境并不很妙，说给你们，又让你们为我担心，何必哪！可是，有一句话，我非说不可，那就是这世界虽大，我却三尺难藏！只要雍正爷在位一日，我就别想有一时的清静。我现在还不能归隐，要归隐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。”

凤姑是读过书的人，知识稍微广一些，她看看邬思道说：“你别胡猜乱疑的，我们既然跟了你，你到哪里，我们也自然要跟到哪里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只是……只是，我们心里难受，要不是我们拖累了你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兰草儿心里也同样难过，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说：“爷心里明白，既然你害怕，那就躲开呗，为什么还要上李卫那里凑呢？”

“唉，你们不懂啊！李卫现在遇上了难处，我得帮他一把。

李卫这人，我是知道的，别看他少了一点文采，可他的聪明却一点也不亚于别人。他是个仗义的人，人对他有点滴之恩，他必定要涌泉相报。他和宝亲王弘历又特别要好。我的事，也只有让他在宝亲王面前说话，才能有出头之日，也才能保得我一世平安。你们俩睡去吧，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，不要来打扰我。”

两人哪敢去睡！见邬思道闭上了眼睛，她们就坐在他的床头，轮番地替他打扇，竟一直坐到天光放亮。

南京明代故宫废址的西北，多有一些大衙门。贡院、巡抚衙门、总督衙门等等。可是，座落在这里的江宁织造司更是不同凡响。当年，康熙六次南巡，就有四次住在这里，这就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曹寅的府第。曹家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，就当了满族包衣奴才的。历经几代，才成为清初的一大望族。可是自从康熙去世，雍正登基之后，却又被多次抄家。前一个人抄过刚走，后一个人就再次来抄。抄来抄去，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。曹氏后代子孙们，死的死了，充军的发配到边疆了，剩下的七零八散，谁也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。不过，这里毕竟曾有过昔日的辉煌。因为康熙每次来往，就要重新修葺一新，所以早就是皇帝行宫的规模了。今天，邬思道从这里路过，也掀起轿帘来看了一看。他看到的却是宫阙依旧，人事全非的情景，不由他不感慨万分。

过了江宁织造司不远，就是李卫的那个总督衙门了。软轿在此停住，邬思道费了老大的力气，才艰难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。这总督衙门的建筑，也是非常壮观的。轩敞高大的府门紧闭着，门上朱漆铜钉，衔环叮当，两尊汉白玉雕成的石狮，蹲坐在大门两旁，注视着广场上的过往行人。两行卫士，列队挺立，腰刀佩剑，目不邪视，与那白色的石狮，恰成鲜明的对照。广场上，立

着一座高约三丈有余的铁旗杆。骄阳下举目观望，迎风招展、猎猎作响的帅旗上，绣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行大字：

### 钦命两江总督李

总督帅府里大概正在议事，来的人看来还真不少。门外广场四周，歇着无数大轿。也许是天气已近端阳，气闷炎热；也许是轿夫们等得太久，闲得无事可干。他们便东一片，西一堆地挤在一起，正在海阔天空的神聊。这情景与门前那肃杀、静穆的气氛比较起来，又别是一番风味。跟着邬思道来的轿夫，不敢前去通报，却回过头来直看着这位先生。邬思道没法，只好瘸着两腿亲自走上前去。可他离大门还远着呢，就听一声断喝：“站住别动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！”

邬思道一直等那个戈什哈来到面前，才从怀里掏出名刺递了过去，从从容容地说：“烦请通报，我要见你们李制军。”

那戈什哈拿着名刺上下端详了好大半天说：“鸟……思道？嘿，今儿可遇上稀罕事了。这世上姓什么的都有，我还没见过姓鸟的呢！哎？不对呀，怎么这个鸟还长着耳朵？这又是个什么鸟？”他回过头来又说，“我们大帅正在和各县来的官员们议事。吩咐了，今日不见客。你改天再来吧。”

邬思道遇上了这等事，真是笑也不得，骂也骂不得了。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好好，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这个李卫，自己识字不多吧，还又带出了一群睁眼瞎的兵！你再好好看看，看清楚点，那上边写的是个‘鸟’字吗？不过，既然李卫有事，你就叫翠儿来接我吧，我先见见她也行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翠儿，翠儿是谁？我们这里没这个人！”

邬思道有点火了：“翠儿是谁用不着你问。你快去，把李卫的老婆给我叫出来！”

那戈什哈见这位发了脾气，有点慌了。可是，仔细一看，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瞧他这身打扮，穿戴普普通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既不像官，又不像民，更不像有钱有势的大财主。要说特别，也就是站到人群里边显得整齐修洁点罢了。再看他的风度，似贵不贵，似贱又不贱。说话倒是挺文雅的，可一上火，又这么噎人。他这里还在猜测，邬思道可等不及了：“哎，我说，你快点行不行，快叫你家主母出来见我。她要是说不见，我回头就走还不行吗？”

戈什哈没法，只好进去回禀主母。可他去时，慢慢腾腾，回来时却是一路小跑。来到跟前，先十分麻利地打了个千，然后就跪下磕头，磕完头起身又是一个千。这才开口说话了：“爷确实身份贵重，小的得罪了。我们宪太太发了话，叫小的快快来请。因衙里正在议事，宪太太出来不便，请您老体谅。爷这边走，您请！”

邬思道畅怀大笑说：“怎么？我不是‘鸟先生’了吧？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锭约有五两重的银子扔了过去，又返身对跟他来的轿夫们说，“回家去告诉两位太太，没准儿，我今晚就不回去了。如果这里能住得开，我就派人去接她们。”

那个戈什哈见这位爷出手大方，此时他又成了向导，就更是卖力。两人穿堂越户，来到李卫的官衙后院。翠儿早就迎在门口，见邬先生进来，先蹲身福了两福，又说：“我已经派人叫他去了，先生，您这边请！”回身又叫丫鬟：“梅香，快去取一盘冰湃葡萄来，给先生送来解暑。”说完便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，等先生走过去，才紧紧地跟在后边。看得那个戈什哈眼都直了。



进了正厅，翠儿就要行礼，邬思道却笑着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不要讲那么多的礼数了。你如今已不是雍王府的丫头；我也不再是雍王爷的师友。我一个山野散人，一个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了的闲人，让你这浩命夫人向我行的什么礼呢？哎？这里满屋子全是书。好啊，好啊，李卫知道读书了，真让我高兴。”说着拈了一颗冰湃的葡萄在嘴里含着，又浏览了一下李卫的书架，不看还罢，一看，他竟然忍不住笑了，“翠儿，你瞧瞧，这一本是前年的皇历，而这本又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算命先生用的书。嗯，这一本《唐人传奇》，倒还勉强说得过去。好，这才是真李卫，要不是他，绝对不会买这些书。”

翠儿说：“嗨，别人不知，先生您还不知道他吗？他哪里是要读书，全是买回来装幌子的。前些日子，那个也是姓李的叫……哦，叫李绂的，在皇上面前参了他一本，说他不读书。他回家来就说，李绂这人还算不错，要是再有个更坏的人来挑我的毛病，那可怎么好啊！所以就急急忙忙地叫人去买了这些书来。买是买了，可他却从来也没有摸过。我问他，你怎么光买不读呢？他说的话才真叫气人哪！他说，咳，原先在四爷书房里我还不正眼看它们呢。现在再读，不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吗？先生，您要是能常在这里也许能教教他。他和我说，田文镜容不下您，还说您一定要来见他。我就天天盼您呀！依我说，先生您干脆就在这儿住下好了。哎，我那两位嫂子怎么不跟您一起来？您真该把她们也带来，我们也好在一块堆儿说说话，那多好啊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又招呼丫头们献茶，还又亲自捧着，送到邬思道面前。

邬思道听着翠儿这东一榔头、西一棒锤却又简捷明快的话，一时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。他们当年虽然都在雍王府里做事，可身份却大不相同。李卫是书房里的小厮，翠儿是内府的丫鬟，而